五九：黑暗的山路

「我們兩個人，有伴。」麥。

「小心啊！」

「行啦！」

從墟鎮上的街道折入小山路，昏黯的街燈也沒有了，子薇亮了手上的電筒。

「嘩，現在的確夠黑了。」走在前面的麥奇說。

「怎麼？怕了？」

「你也不怕，我怕什麼？」麥奇逞強地說。然後，他又舉舉手裡那把用一個灰色布套裝着的二胡說：「這倒像是武器呢，不能打也能嚇嚇人。」

「這個不更好嗎？」子薇隨手拾起路邊的一根木棍。「既可當拐杖，又可當打狗棍的，月亮還未上來，只有稀疏的星星在閃爍。遠處山麓的小屋子，透出一點微弱的燈光，在黑暗中像一兩顆發光的小豆。幾個小山頭像一堆堆怪物，路旁叢生的野草在風中搖曳着，樹葉也「沙沙」作响，伴和着「吱吱」的虫聲。這是寧靜的夜，但在嘩鬧的都市住慣了的麥奇，這時却覺得這環境有點恐怖了，雖然子薇一再說這裡的治安好。經過一段雜草叢生的羊腸小道後，他們又轉入一條小林蔭道，兩邊覆蓋着樹葉，在白晝，這是一條很受用的「遮陽隧道」，但這時候，「隧道」中却更加黑暗。麥奇不禁皺起眉頭。

「別怕，樹叢裡沒蛇。」子薇用手電筒在樹林裡照了幾下。

路我很熟的，你儘管放心走好了。」子薇說。

「我當然放心，你是地胆，我相信你。」麥奇說

然而，這時候的麥奇，實際上是有點心怯的。

周圍一片昏暗，天空灰濛濛兩顆狗在球場上追逐而玩，而伍尚民和吳姑娘，却慢慢而行。

那邊廂，凌雲漢兄妹也帶着安妮來了。

歷奇與阿波，齊齊奔向安妮、凌秀清見而大驚，連忙道：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」

「你放心，牠們不會打架的。」伍尚民迎上去。

凌秀清道：「我當然知道歷奇不會打架，但牠……」

「阿波也不會打架的。」伍尚民道：「這是那皮斑狗阿波的主人，她是……」

「我叫吳美英。」

「我叫凌秀清，他是我哥哥凌雲漢。」凌秀清說。

吳美英道：「你哥哥我見過，但比較少見你。」

「以後我或者會多來一些了。」凌秀清解開狗鍊，讓安妮也和歷奇、阿波同玩。

「活動自如了罷，有否感到疼痛？」凌雲漢問伍尚民。

伍尚民道：「看來已沒有事了，不過有些疲倦。」

「當然疲倦了。」凌秀清說：「出院後去錄口供，自然疲倦了。」

「究竟發生了麼事？」吳美英望望伍尚民。

凌秀清道：「事件因我而起，是我連累了他。我多謝他，也要多謝歷奇。」

二四一：行淫販毒

「然，如果對方想編料，有也理由不蒲頭，然否？」

「又係，睇來係鬼頭凶多吉少矣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已經太遲。」

阿七曰：「或者係報應喇，做人應該積下陰德，牧者搞不少女仔嘅。」

阿七曰：「係你細佬哨牙華講喫。」

「或者阿華要搵新女充場，所以同牧者埋堆，我阿富早已想收山，不問江湖事，無可奈何，又捲入今次漩渦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做人係咁者矣，正所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富叔，即使你金盆洗手，哨牙華有難，你不得不理。」

「然，然，你這種人，假天父之名，行淫販毒爲實，草場實弗得，七哥，照我說，落手之人，一定想知大麻弗得來途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富叔，此乃靠估而已，我思疑對方有心羅命。」

「富家富曰：「七哥，你眞係咁說？」

「七哥，你消息眞靈通。」

阿七曰：「係你細佬哨牙華有難，你不得不理。」

「富家富曰：「然，然，個我仔有同我講過開牧者埋堆，我阿富早已想收山，不問江湖事，無可奈何，又捲入今次漩渦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做人係咁者矣，正所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富叔，即使你金盆洗手，